

张洪涛 王 利 著

解放军出版社



1911

共和一步之遥

ONE STEP AWAY
ONE STEP AWAY

谁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光环云集王朝 传说中的革命党
黎明前的黑暗

革命，有人欢喜有人忧

巴蜀乱，天下乱 武昌，意外的胜利 和谈谜局 为他人做嫁衣

1911.

共和一步之遥

张洪涛 王 利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11, 共和一步之遥/张洪涛, 王利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065 - 6272 - 0

I. ①1…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8476 号

书 名: 1911, 共和一步之遥

作 者: 张洪涛 王 利

责任编辑: 郭 莹

装帧设计: 李 戎

编辑信箱: enyacco@sina.com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 66531659

E-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5 - 6272 - 0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言

历史就像云雾里的过山车。

方向、轨迹，全然不可捉摸，有时还会冷不丁地冲击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一百多年前，谁能想得到，几千个英国大兵带着几艘军舰就把“天朝上国”的美梦撞得粉碎，即便是日不落帝国的统治者，也无法预测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作战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

但对华夏大地上的芸芸众生来说，这无疑是个漫漫噩梦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有人疾呼，有人呐喊，有人痛心不已，有人报国无门。然而，那个叫慈禧的统治者和她的奴才们依旧不为所动，陶醉在自己编织的美梦里。

沉沦、迷离、麻木，成了没有选择的国人最好的选择，然而，终究还有那么一部分人，思想没有冷却，不甘被这黑夜吞噬，决心倾尽所有去开辟一个新天地。

于是，在广州、惠州、湖南……枪声响起来，许多人渐渐从噩梦中醒来，吴樾、刘道一、徐锡麟、秋瑾等人的鲜血洒向这片热土，催化了更多的人站在清廷的对立面。

一股股细流汇成汹涌波涛，武昌革命党人吹响了胜利的号角，裂痕在满清帝国内部以惊人的速度延展，二十世纪初最成功的投机者袁世凯一步步地走到舞台的最中央……

千年帝制轰然倒塌，亿兆国民翘首共和，可是，在经历连番争执与扯皮之后，那些怀有无限憧憬与期望的革命党人惊奇地发现：

付出巨大牺牲打造的新天地，最后竟然成了袁世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

其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太多的疑问与困惑，有待我们去揭开。

可是，又不能让历史成为我们沉甸甸的包袱，那么，能不能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再现这段历史呢？

收拾下心情，携起笑容阅读每一行字，在合上书本的刹那，留有一份沉思，几缕收获。

这，就足够了。





目 录

第一章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 1

当“立宪”这个舶来的名词第一次涌入国人视野的时候,风雨飘摇的大清国沸腾了,各行各业的人们依稀看到一剂救世良药,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立宪请愿运动中去。第一次请愿失败了正常,第二次请愿失败了辛酸,然而,在所有的信念失去支撑的刹那,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

第二章 传说中的革命党 / 15

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群人,有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未来世界的向往。

他们,又都是不平凡的人,或是聪明异常,博闻强记,或是侠义心肠,身手非凡,是什么让他们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打造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在前进的路途中,又会面对怎样的荆棘和磕绊?

第三章 那个曾经光环云集的王朝啊 / 49

能够在几十年间把大清帝国的家底挥霍个干干净净,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天朝上国”的统治者和他们的臣子们,竟然缔造了这项奇迹。

树倒猢猻散,参天大树一点点地倒向地面,曾经的栋梁们该何去何从呢?在历史的角落里被遗忘了千里的蝼蚁之民,在民族危亡之际要做出怎样的选择?

第四章 革命,有人欢喜有人忧 / 97

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偶然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却是必然的。没有人能完整地记录在那个年代到底有多少人心系革命,国内就不必说了,国外每一个有华侨的地方,都被撒播下革命的种子,甚至,一些国际友人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外人。

不过,关键时刻,我们的老邻居们早已把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并没有要当东郭先生的意思。

第五章 黎明前的黑暗 / 113

人的一生中通常会面临许多选择,但做决定,却是件很纠结的事情。

铁屋子中的人们,不是不想把这屋子打破,而是没有信心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再困难的事总得有人去努力,尝试,栽了天大的跟斗,爬起来重新前进就是了。

第六章 巴蜀乱,天下乱 /133

一条铁路,竟使四川上千万人成了股东。清廷先鼓励民间自己修,后强制收归国有,终于酿成巨患。

抗争无效,巴蜀大地走上了武装暴动之路,清王朝慌乱中从湖北等省抽调兵力平息。武昌、汉口兵力空虚,终使一场连总指挥都没有、错误连连的起义获得了成功。

大清王朝终于走向了覆灭。

后世评点历史,四川保路运动成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导火索。

第七章 武昌,意外的胜利 /153

孙中山等人辛辛苦苦忙活十几年,依然看不到胜利的曙光,武昌城里,一连串意外事件交织到一起,竟然打了清政府个措手不及,想不说造化弄人都难哪!

清廷防广东忧四川,万万没有想到,埋葬这个261年王朝的竟然是一帮在九省通衢之地吃着皇粮的新兵蛋子。

战火果然历练人,湖广总督瑞澂仓皇出逃,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以“三十六计走为上”为行动指南,倒是那个避无可避的黎元洪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被革命党人摁在湖北都督的宝座上。

跌宕的剧情还夹杂一些小插曲,吴绍曾滦州起事,小皇帝龙椅岌岌可危;湖南军政府24岁的新都督焦达峰才智过人,却只发号施令了十天。

一切都是那么的热闹。

第八章 和谈谜局 /197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这本是最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在打与撤之间,还有第三种可能:和谈。

和谈,也就是谈判桌上扯皮,谈判桌下较劲儿,看谁最先撑不住。

袁世凯的优势很大,不必说一帮呐喊助威的洋人,国内各精英阶层差不多也都成了袁世凯的声援团,就连一年前抱定决心与载沣同归于尽的汪精卫也自告奋勇,甘当老袁的说客。

别不服气,一百年前,袁世凯的个人魅力还真就这么大。

在阵阵礼炮声中,中华民国迎来新纪元,然而,新景象会随之而来吗?

第九章 为他人做嫁衣 /243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一夕坍塌,人人都在欢呼共和,却没有人知道共和在何方。

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还在就定都一事争个没完没了,黎元洪已经在一旁悄悄地拨弄起小算盘,在这场博弈中,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武昌,首义之地,不管这道光环多么灿烂,和普通百姓似乎都没有太大关系。

孙中山满怀希望地再赴北京城,袁世凯隆重相迎。握手、致意、举杯,喧嚣过后,又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



第一章

►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当“立宪”这个舶来的名词第一次涌入国人视野的时候，风雨飘摇的大清国沸腾了，各行各业的人们依稀看到一剂救世良药，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立宪请愿运动中去。第一次请愿失败了正常，第二次请愿失败了辛酸，然而，在所有的信念失去支撑的刹那，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

立宪,大清中兴的末班车

公元1906年9月初,暑热渐渐褪去,多舛的中华大地在暂时的宁静中迎来了秋天。与北方吹来的阵阵凉风相反,来自京城的一条消息,及时地给压抑沉闷的空气中注入一阵兴奋和躁动。

《宣示预备立宪谕》随着电报这个新鲜玩意儿,迅速传遍当时的十八行省衙门。未几,从衙门、会所、学校直至街头巷尾,不少人都在激烈地议论这条上谕。自日本在中国东北击败俄国后,不知是哪位高人得出的结论,反正国人从上到下都认为:日本胜,实际上是立宪之胜。两年来,不知有多少怀揣济世救国梦想的有识之士、甚至王公大臣奔走呼号,要求朝廷采纳民意,实行立宪。呼声如同风声,越刮越紧,越来越密。不出两年,“立宪派”竟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庞大力量。

立宪,大势所趋。但立宪,又谈何容易。大清王朝几百年来,有谁听说过立宪这玩意儿?谁愿担这改变祖制的风险?两年了,任你奔走呼号,上书朝廷甚至进京请愿,更有极端者欲自裁明志,但朝廷始终不接招,只是把太极打得呼呼作响。

但此时的中国已经觉醒,不懈的努力终于换来了这道上谕。可强扭的瓜能甜么?被动中发布的立宪谕走的下去么?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就如一个沉疴附身的老人,病弱交加,从主权、领土到尊严,集体沦丧。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各种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让曾经的天朝上国尝遍了屈辱。从慈禧到平头百姓,失败和自卑已弥漫得无处不在。

20世纪初原本就是一个让中国人无法原谅的时代。

从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开始,战火与动荡就像膏药似的紧紧地贴着这个古老而又饱受磨难的民族,而且,还大有一种让人看不到尽头的趋势。

对于在这个全新世纪打拼的老百姓来说,除了不断地被有钱的有权的同胞欺压之外,他们也“有幸”赶上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自然享受到比祖祖辈辈们更高一级的盘剥。苛捐杂税,名目越来越多,该交的不该交的到时候自动找上门。一些重要的港口,各式各样的军舰不请自来,没准儿哪天一发炮弹就会落到家门口。

这日子还能再水深火热一些吗?

清政府一脸茫然,要是他们知道怎么去浇灭这一场将要燃起的熊熊烈火,这段历史必将以另外一种方式收场。

可是,他们又很淡定。庚子年,八国联军集体出动,不是照样也没动慈禧老佛爷一根头发吗?只要大权在握,敢割地赔款,别的什么困难都是浮云。

满族的统治者可以很坦然,底层的老百姓却找不到一丝轻松的理由。原因很简单,最后的单得由他们的血汗来买。后来,不单是这些接近一无所有的百姓,就连那些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达官贵人,都恨不得把坐在龙椅上的那个小屁孩拽下来踹两脚。当然,要说清政府什么事都没做,整天也不琢磨一点儿有用的东西,那也有些过了。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覆灭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错误的积累也使后人难以说清谁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乾隆爷何等圣明,却是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满清从他之后便开始一路下滑。直到公元1840年,英国人刺耳的枪炮声打破了华夏大地的静谧。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的连番洗劫,将炎黄子孙的尊严一层层地剥离、撕裂,那虎门的炮坑和圆明园的断壁残垣至今依然屹立在那里,让人无法也不能忘却中华民族这段灾难深重的岁月。

在那个阴霾密布的时代里,每一个脚印都渗透了无数人的血泪。

有人疾呼,有人呐喊,有人痛心不已,有人报国无门。然而,那个叫慈禧的统治者和她的奴才们仍不为所动,乐此不疲地编织“天朝上国”的童话。

直到1904年,清政府腾出场地,日本和沙俄出兵、出军火,在中国的土地上热火朝天地上演让炮弹飞。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千年小徒弟日本居然打得时任世界头号大地主的沙皇俄国跪地求饶。

在主场观战的中国人看得心惊肉跳,看完后又回味不已:小日本是凭借什么法宝打垮了不可一世的俄国老毛子?

远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们也开始绞尽脑汁，试图挖掘出日本人的成功经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一些人发现了日本的高明与先进之处：“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

“立宪”，如获至宝，一定要好好学啊！

学习就得有个目标，慈禧也不再把眼光只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而是做出一个让众人激动不已的决定：派几个人出洋考察。目的地嘛，就定在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这几个发达国家。

大臣们很拥护这一决定。一千多年前，一个叫玄奘的和尚跑了一趟天竺，回来后立即成为千年典范，这样的机会打着灯笼也难找哪。虽然启程前因义士吴樾的刺杀行动而出现一点儿小波折，可出洋考察方案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且，弄得好像还挺成功。以镇国公载泽领衔的出国考察团浩浩荡荡斗志昂扬地奔赴东西各国，一年后，背着一包包的经书信心百倍地归来。

在工作报告会上，载泽等人慷慨陈词：立宪的好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官场油条载泽考虑得面面俱到，为打消领导的顾虑，甚至提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

载泽的权宜之计确实挠到了领导的痒处，却为日后埋下了大的隐患。

掌门人慈禧听得心花怒放，从她执掌权力那一刻起，内忧外患没有一天真正消停过，洋人、革命党、不安分的农民、那些居心叵测的投机分子，时不时的出一些有挑战性的难题。朝廷上下一边承受着洋人带来的屈辱，一遍挨着老百姓的痛骂。内忧外患，堂堂朝廷受这样的夹板气，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立宪，看起来这是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1906年9月1日绝对是个有标志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宣示预备立宪谕》出炉，清政府正式吹响改革的号角。上谕清晰明白地表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有人欢喜有人愁

此前,无论“洋务运动”还是“新政”,都红红火火了好一阵子,也让许多人跟着澎湃不已。可惜,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甲午海战,证明了当时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不过是一堆漂浮在海上的钢铁废物。五年后,欧美日诸国军队蜂拥而至,更是以严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收场。

中国人的心都碎了。

有些人对清政府的表现实在失望到家,觉得只有武力行动才能解决问题。遗憾的是,属于他们的时代并没有到来,所以只能在外围活动,或者冷不丁的组织一场起义。

许多人,这时对清政府依然抱有幻想,以为法制层面的变革就是根治种种顽疾的良药。今日立宪正当其时。所以,他们格外地拥护实施宪政,尤其是“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这依稀让不少人看到权力整合所带来的机遇。

一时间,立宪运动风靡全国,和立宪派没有任何联系的人走在大街上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各式各样的立宪团体蓬勃发展,甚至跑到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借此发力。1907年2月,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半年多以后,梁启超与蒋智由在东京组成政闻社,声势大振。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又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筹备与办事机构,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也陆续成立。到了1908年8月,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将预备立宪的期限定为9年。然而,在召开国会等关键议题上,清廷的脚步明显与立宪派的期望值有很大的差距。

立宪派人士一致认为,国会的早日召开对促进立宪运动的发展最为有利。可是,朝廷方面却坚持“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师空文,何以封国民而昭大信”。饭要一口口地吃,立宪这事儿更不能急躁,得一步步的来。

其实,慈禧以及后来的实际发言人载沣(宣统皇帝溥仪的亲爹),在立宪一事上想必都十分纠结。

孔夫子那套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学说市场份额不断降低,不推行宪政,世界人民都不会答应。不过,想与满族的统治者们分享他们手中的权力,还不如问葛朗台先生借钱,看看他同不同意。最理想的结果是,宪政推行了,权力基础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大家一团和气,国家欣欣向荣,自此该当皇帝的继续坐龙椅,该打工的照旧安分守己拿工资——问题是,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

主导这场改革的和呼唤这场改革的,对国外君主立宪制的意义和操作方式都缺乏真正的了解,但他们搞起来又格外的红火,不出乱子,说出来都没人相信。

果然,在“预备立宪”这出戏刚登台不久,就有人明确地表示,这事儿交给清政府去办理,够悬。

这个高瞻远瞩的人,叫杨度,该公头衔之一就是清末“宪政专家”。1907年,又是这位杨先生带头整了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附带一些热血青年和有名望人士签名版),很严肃地说:召开国会这样的事儿,赶早不赶晚,最好一两年能就能实施,免得夜长梦多,拖个三年五载,变故丛生。

什么叫高瞻远瞩?看,这就是高瞻远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确实也就再生存了三四年时间。

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杨度等张罗的这份请愿书,真是一枚重磅炸弹,让人开眼界了:世上还有“请愿书”这玩意儿。

新鲜的事物往往能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召开国会成为第一热门话题。京官、绅商、知名人士、国外留学生、华侨纷纷采取行动,活动能力强的就直接跑到北京写封信交上去,路途远的拍份电报。宗旨只有一个:赶快召开国会吧,我们等得心发痒了。

1908年真是热闹的一年。

5月,社会活动家张謇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致函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及河南、直隶、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立宪派头面人物,商约齐集北京,恳请清廷速开国会,连最后期限都设定好了:两年!

这年夏天,康有为领导的中华帝国宪政会以海外二百余埠华侨名义上书,请开国会;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提出三年内召开国会的具体要求。

海外动起来了,中国国内同样不甘落后。北京工商各界 1000 余人,公推电灯公司经理冯公度领衔,派孙毓文等递交请愿书,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国会”;满族八旗 1600 余人以旗人“世受国恩,身经国难,对于国事有应尽之天职”,由恒钧领衔,派常文、黄容惠递交请愿书,提出“三年召开国会”;直隶派温世霖、孙洪伊等递交请愿书,共 1000 余人签名;吉林《要求国会启》4668 人签名;山东请愿书 1000 余人签名,稍后登州、莱州、青州各处又有数千人签名,拟作第二次上书;浙江省请愿书 8000 余人签名,其中 800 多为老年人,还有 500 多为天主教徒;广东省请愿书 11000 余人签名;山西请愿书 20000 余人签名……

立宪派、非立宪派好像对召开国会都挺感兴趣的,争着往队伍里挤。这把火越烧越恐怖,连一些地方大员和驻外使节居然也按捺不住,上奏“请速定年限”,召开国会。

火烧大了。

清政府慌了神,变着法子进行反击。7 月份在《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中规定:咨议局通过的议案得到所在省的督抚认可后才能生效,如果“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有妨碍国家治安者”,“督抚有权奏请解散咨议局”。

清政府在立宪、召开国会的问题上,本能地又站在了对立面。

不得不承认,20 世纪初的中国要比闭关锁国的过去进步许多。

到了 1909 年,相当一部分立宪派人士有了“咨议局议员”这件合法外衣,一边吃着皇粮,一边继续捣蛋,将国会请愿运动进行到底。

还是张謇(这时已经是江苏咨议局议长)通电各省咨议局,约请共同发动速开国会请愿运动。

张先生的号召力还是蛮强的,11 月,16 省咨议局代表 55 人齐集上海,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正式推定各省咨议局赴京代表,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12 月 18 日其余代表也陆续抵达,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一个月后,“国会请愿代表团”33 人在直隶代表孙洪伊的率领下,向都察院呈递由林长民起草、张謇修改定稿的请愿书,提出:内外危机重重,非速开国会不足救急,强烈要求朝廷“速降谕旨,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

现在,该讨个说法了吧?

也不想想,这么多年了,都察院什么时候是个能说理的地方? 这些老

古董们对什么时候召开国会真会感冒？

辛辛苦苦的代表们只好继续求爷爷告奶奶，鞠躬作揖拉选票。

有人帮忙说话不一定会成功，没有人帮忙说话却一定不会成功。代表们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

月底，有了答复。照例先是一堆废话，对代表们的爱国热情感到很欣慰，要嘉奖一番，同时保证宪政会有的，议院也会开的。而对于召开国会一事，很委婉地表示“国家幅员辽阔，国民智识不一，遽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安”、“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

大伙儿都明白，上级领导实际上是否决了立宪派的提议。

遇到这种情况，看到多日的努力付诸东流，人们通常会有两种选择：一是就此偃旗息鼓，各回各家，就当啥事儿也没发生过；也可以秉承“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原则，再接再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可代表们想了想，忙活了一年多，现在连个路费都没捞着，就这样回家，实在心有不甘。

错失最后一线生机

失败的第一次请愿大伙儿并没有放在心上，没有去怨天尤人，总结了教训，觉得在组织方式、规模、声势、宣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于是，孙洪伊等筹备再次请愿，组织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总部就安在北京，通告各省设立分会。商定由江苏、直隶、广东三省咨议局派人到邻近各省及海外华侨中进行鼓动，一面向各省督抚请愿，一面派代表进京请愿。并决定在京召开咨议局联合会，创设报馆刊行日报。

同时，民政部警官黎宗岳等发起组织国会期成会，也号召各省设立分会，派代表入京请愿。地方上，积极响应号召成立请愿同志会分会，还募集捐款、征集签名，推选入京代表。

1910年6月初，经过“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努力，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第二次请愿拉开帷幕。

这次请愿代表扩大到150人，除了各省咨议局议院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6月16日，请愿代表80多人前往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十封，请为代奏。而且，这次请愿还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30万人，当时是个什么概念？能没有震撼性吗？

朝中一些老实巴交的大臣开始惊慌了：现在这么多人卷进来，一定要小心应对。

小心归小心，核心问题上还是不让步：咱大清最要面子，怎么能因为几个请愿代表的一席发言、一些无关痛痒的签名就示弱呢？

不出意外，第二次请愿又以失败告终。

中国人常说：再一再二不再三。

已经两度碰壁的立宪派是否会就此收手呢？

张謇老夫子教育大家：失败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清政府不松口，我们的请愿也不会有尽头！

在屡战屡败之后，强者会选择屡败屡战，因为他们有信念，对未来抱有希望。

命背不能怨社会，这一次次的失败没有让立宪派感到绝望，相反，他们是越战越勇，不断从困难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和希望。

热情不能当饭吃，准备充分才是硬道理。

第三次请愿运动，立宪派是下了血本的。一级级摊派指标，每个县都要安排专人进京，几十万人的签名已经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再不济也得凑够七位数，为了将声势提升到一个新的平台，大伙儿还把目光投向了各位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打群架时底气也足。

1910年7月1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声援请愿代表团，并表示要积极参加第三次国民大请愿（看来留日学生支持立宪的也为数不少）。随后，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支持请愿活动，并相继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当时的各大报纸、杂志也大造舆论，大力鼓吹速开国会的好处。

1910年8月15日，国会请愿团召开会议，决定各省各团体代表在农历8月前必须到达北京，9月上书资政院，请开国会。另外，国会请愿团向各省咨议局致电建议，国会召开之前不承认新租税，各省咨议局开年会只讨论一个议案，那就是速开国会案，目的不达到，各咨议局即行解散。看来这次动真格的了。不久，各代表便陆续抵达北京，连一向闭塞落后的甘肃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与请愿。

10月7日，请愿团的孙洪伊等6人加上刚刚从天津赶来的直隶代表李长生、温世霖等一行17人，前往摄政王府递交请愿书，遇到拦道的——两个来自东北的学生赵振清、牛广生。他们既没有喊冤，也不是为劫财